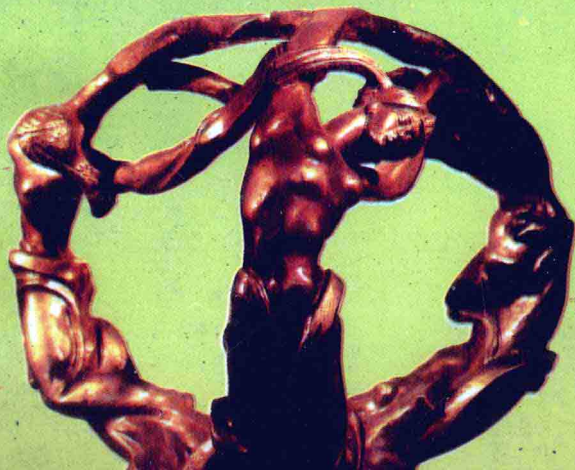


周启祥 编

三十年代中原诗抄

• CHONGQING CHUBANSHE



909

三十
年代
中原
诗抄

周启祥 编

重庆出版社

(川) 新登字010号

责任编辑 傅天琳

封面设计 高济民

技术设计 费晓瑜

周启祥 编

三十年代中原诗抄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印制一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7.25 插页4 字数318千

1993年8月第一版 1993年8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00

*

ISBN 7-5366-2351-8/I·433

定价: 6.75元

顾问：**赵文甫**

高天

韩丰

主编：周启祥

副主编：谢励武

李启仁

编委：王严

钱小惠

周行健

魏巍

姚雪垠

梁毅

雷云霞

周祺家

李霞

杨柳

苏金伞

李建彤

辛长顺

贺朗

刘跟社

李蕤

刘晓

刘清珍

潘颂德

袁喜生

周林

序 魏 巍

这本《30年代中原诗抄》，编起来很不容易。这是由主编周启祥同志花了多年时间，流了大量的汗水，从当年所能找到的报刊上，一篇一篇抄录下来的。如果不是出于他们对新诗遗产的特殊感情，那是不会有这本诗集出现的。所以，这里该首先感谢他。

一些当年的诗友推举我为本书写篇序言。我自幼虽爱诗，当时也发表过一些诗，但毕竟是诗人们的小弟弟。由于许多人不知去向，一些人年老体弱，有的人担负着更重要的工作，这件事就轮到我头上了。

我将这部诗稿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在阅读之前，我的确有一种担心：这些从发黄的纸张上抄下来的东西，至今已经五六十年了，人们会不会看作陈年旧货而不欢迎它呢？但是在我通读之后，这种担心完全打消了。因为我从这里看到的是那个不寻常年代的特有的色彩和诗人的动人心魄的歌唱。

读起来不仅不感到陈旧，反而觉得比现时某些无病呻吟之作要新鲜得多和动人得多。我认为无论从新诗发展的本身来考虑，或者从帮助我们的青年认识那个年代来说，都有独特的价值。

这本诗集包括的年代，是从1931年到1937年6月抗日战争爆发以前这个时期。在中国历史上，这究竟算一个什么年代呢？我可以说，那时不论民族危机还是社会危机都已经达到了顶点，而且这两种危机互相交织着，使我们的人民蒙受着空前的灾难，把我们的民族推到了毁灭的边缘。从民族危机说，自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后来的华北“自治”，日本侵略者已经深入我们的国土；从社会危机说，国民党反动派全力进行的剿共战争，搞得民穷财尽，加上沉重的阶级压迫和剥削，使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常常有成百万人饿死。那个年头儿，城市凋敝农村破产。除了极少数人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外，绝大多数人都毫无出路。我们经常看到农民从破产的农村流入城市，不是把他们的女儿送入妓院，就是倒毙街头。这正是鲁迅说的那个可诅咒的时代。面对着这样的现实，诗人们怎么能无动于衷呢？

新诗作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开路先锋，在中原这块土地上，也欣欣向荣地发展着。从20年代起，就出现了徐玉诺，冯沅君，于赓虞等闻名全国的诗人。邓颖超同志也写过诗。但就整体说来，诗人的数目不多，诗创作的气氛也不够浓。可是进入30年代，便大大的不同了。除了20年代就发表诗的于赓虞，苏金伞，仍在写诗不辍以外，又崛起了一个相当强大的诗人群。如程率真，高天（高紫竿），王兆瑞，逆飞（赵文甫），张洛蒂，陈雨门，刘心皇，尹雪曼，张因凡

(张立云)，方晒凡，郭伯恭，周启祥，刘哲生等，还有几位女诗人，如赵清阁，李建彤，刘晓村(刘晓)等。当时，在文学上已崭露头角的作家，像姚雪垠，李蕤，也时而写诗，尚不计在内。本集中收入诗作的作者，即达52人，也可说是洋洋大观了。

当我通读这些诗篇时，我觉得最宝贵的，就是它们相当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中原人民的苦难，至今读起来仍使人唏嘘不已。在当时的诗坛上，虽然也有梦呓般的靡靡之音响在耳际。但它们不是主流，真正的主流还是那些和人民的命运连在一起的现实主义诗歌。人民的苦难在这些诗篇里几乎都触及到了。

例如，苏金伞的《春荒》：

锅儿生了锈，
粮囤儿早作了饥鼠的猎场，
一只驴价已吃光了，
夜间也听不见，
隔壁踢槽的蹄声。
而缫丝的纺车也弃置墙角，
几亩荒田不值一文，
轮到榆钱证人的贫富，
待柳絮成棉，
水萝卜开了花时，
路旁的尸骨就一天比一天多了。

再看陈雨门的《难妇》(街头小景之一)：

也难怪使你一看惊讶，
角黍样脚上绽开了花，

压着土的头发放散满脸，
头上黑方布在迎风招展。
瘦孩子偎依在胸前，
噙着乳头瞪大了眼；
她瘫软地坐在街头，
呆看人群往来的流。
傅尚普的《灾后》也写得动人心魄：
腹中的饥饿痉挛着喷着酸水，
饿极了的孩子吮吸着慈母的乳头哭干了眼泪，
异乡的街头使他们抬不起软瘫的腿，
每个人都涂满脸可怜的憔悴，
小孩大人都叫喊着饥，
看样子，恐怕要一起卷入死亡的地狱；
大人淌着泪结果了孩子的生命，
一个个吃人肉吃得眼红，……
枯瘦的老母遗弃在天涯的路上，
娇滴的少女也只能卖五块大洋……

这是多么可怕的地狱般的图画！张洛蒂的《卖女》写得更是凄绝：

“爹爹，哪里去？在这大清早？”
“到城里去找你的姐姐，姣姣！
她那里有馍馍香香，你不知道？
到年下还给你做一件花棉袄！”
他的心像插进了钢刀，女儿在肩上笑！
他把女儿在城里的青楼中卖掉，
他想：五元的价钱又可换几天温饱？

“你等一等，我去找你姐姐！”

“爹，不，我要和你同道！”

“天冷！你等着我吧，娃娃！”

等到父亲买了高粱回到家里的时候，女儿的妈妈已经悬梁自尽。这就是当时人们的命运。

在阅读这些诗篇的时候，我还深切感到，诗人们不仅为我们绘制了一幅幅灾难的图画，而且还渗透着他们鲜明的革命倾向，鼓舞着人民为改变自己不幸的命运进行斗争。可以明显看到，30年代左翼革命文学对这些年轻诗人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诗人程率真可以说是其中的优秀代表。他是漯河《警钟日报》的编辑，诗作甚多，在郑州，开封，漯河等地的报刊上经常发表作品。收在这里的18篇诗，可以说都是上乘之作。应该说在那时他就是一个成熟的诗人了。如《歌》：

推推，担担
流血，出汗
干干，干干
干的结果没有饭

挨骂，打磨
困苦，焦灼
工作，工作
作的结果不能活

莫笑我们是光蛋
莫笑我们沿门讨冷饭
我们的头颅，会变作——

炸毁黑暗的炸弹
莫鄙视我的模样儿丑陋
莫笑我是个无力的狱囚
有一日，我会把铁锁弄断
一伸腿踢翻了这个地球

再如《毁灭》：

天上，太阳没了光
地下，海水翻巨浪
坦白，绞碎在地轴中央
虚伪，振着翅儿翱翔
望不穿的黑夜里
听不见半声鸡唱
聪明的上帝哟！告诉我
这是否世界毁灭的时光

.....

宇宙间四大皆荒
人们已没有了生活的食粮
丑恶，作了时代的君王
爱美，在崎岖的路上徬徨
新时代在地层下探头四望
他正在哭送着抱他生来的母娘
聪明的上帝哟！告诉我
这是否世界毁灭的时光

从诗篇里可以看出，程率真当时已是一个自觉的革命者。很可能是个共产党员。据说抗战开始，他就参加了游击队，以后即不知去向。全国解放，依然没有消息。他也许已

经牺牲，不在人间了吧，我同高天谈起他，觉得十分痛惜！

高天也是活跃在当年中原诗坛上的重要诗人之一。可惜这里只搜集到他的一首《血的挽歌》。这首诗名为纪念“三·一八”，实际上是谴责国民党的血腥镇压。这是号召人们起来行动的一首壮歌：

三月杜鹃叫醒了春天，
叫醒了人们梦境的垂幻；
这古城蚀透过两遭血水，
也该暮地里爆起了云烟。

高天不仅以他的诗歌吸引着人们的注意，而且是一个热情地脚踏实地的组织者。他在郑州《大华晨报》上主编了两个文艺周刊：《跋涉》和《沙漠诗风》。随后为了团结更多进步的文学青年，他又同程率真等发起组织了劲风文艺社，并出版了《劲风》文学月刊。笔者也是该社的社员。在30年代中原诗歌运动上，高天是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的。

赵文甫当时活跃在豫北，以逆飞的笔名在各地发表了许多诗作。他的诗战斗性强，格调豪放。从诗里可以看出他已经是一个自觉的革命者。例如《云雾》：

乌云像一只狂乱的疯狗，
来吞没灿烂辉煌的星斗；
深谷里涌起了强大的飚风，
对乌云展开了强劲的攻击。

.....

历史原是一笔笔形象的簿账，
如今光明被围进黑暗的高墙；
来呵！让我们一起用力推吧，

光明在高墙倒塌声中高歌自由解放。

赵文甫除创作外，还在辉县百泉团结了一些进步的文学青年，组织了“新垦文艺社”并主编了《新垦》周刊和《海星》月刊。对促进中原的新诗运动起了重要作用。

王兆瑞也是30年代中原重要诗人之一。他在河南许昌当小学教员，诗篇多描写下层的生活。他的诗篇幅都不长，语言朴实，感情深厚。收在本集中的《不要》，《寒鸦》，《自伙儿的告语》，都是佳作。如《自伙儿的告语》：

也不要叹息前途的险恶，

辽阔的宇宙下那里能够生活？

让我们手扣手，心靠心，

给旧有的世界来个翻身。

刘心皇也是当年中原诗坛最活跃的诗人之一。从1935年起，他在郑州《大华晨报》上主编《中原文艺》及《新诗世纪》两个副刊，并在河南各地发表了大量诗作。他的诗充满激情，富有才华，而且敢于接触破产农村的种种惨象。他甚至写到：“犬咬住了人的头颅/一片片地把干瘪的头皮撕下/咀嚼着/嘴里滴着血”（《犬吠》），写到“西门外/建筑了一口大锅/里面塞满了死人的尸体/枯槁的人们/围着那口锅……拿着人腿或臂膊/在一边大嚼。有一个人嚼着，哭着……”（《西门外》）。这种连地狱里也难得有的惨象，读起来真令人心胆俱裂。因此，作者在《我》中满含感情地写道：

不爱天际的云雀，

喜欢农夫的劳动歌，

在贫血的气氛里，

谁不渴望燎原的天火。

终于，燎原的天火起来了，将罪恶的统治烧了个精光。崭新的新中国出现了，现在是截然不同的两幅天地，作者如能看到，当会有一番感慨吧！

在当年夜色如磐的重压下，青年诗人们深切地关心着祖国的前途。他们曾以诗的形式讨论着自己应采取的人生态度。自从诗人张湃舟1936年3月在郑州《沙漠诗风》上发表了《像不像一只漂舟》，提出“朋友，每个人像不像一只漂舟/悠悠地顺着水向无尽处流，/江心中常掀起巨大的波浪/浪花时时刻刻溅在我们的身上，/朋友，哪地方是我们的家/这浪头会不会把我们打落天涯？”诗一发表，便引起诗人们的注意。女诗人刘晓村便以《给因凡，湃舟及其他朋友们》为题，写诗回答。诗篇说：“虽然我们恰似一只漂舟/悠悠地顺着水向无尽处漂流/但我们不应等浪头来打/该以大家的互助来挣扎，/……须抛掉烦恼，苦闷忧愁，/不应该把‘黑暗的世界摒弃脑后’/因为我们是光明的使者/而光明又是躲在黑暗后头”。张因凡（立云）也写了《恰像一只漂舟》参加讨论。他们的酬答会使人感到兴味。

诗中还有许多佳作，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总之，30年代的中原诗歌活动，是相当繁荣的。郑州和开封是两个中心，此外北有百泉，南有漯河，西有洛阳，有多种的文学刊物和诗刊出版这些诗刊大多附在当时国民党政府办的报纸上。由于国民党官僚们腐败已极，只顾抓钱，根本顾不得这些，所以进步的青年们才得以乘虚而入，一分钱不花就办起了许多诗刊。回顾往事，真该谢谢他们了。

前面已经提到，本书的出版将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对

青年教育上的意义。由于近几年宣传教育上的失误，使一些人模糊了自己的视线，反而把资本主义看成天堂。把私有制看成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这本《30年代中原诗抄》，不就是一叶活生生的形象化的历史吗？大家可以看一看私有制，资本主义所造成的“天堂”究竟是什么样子！也许它比历史教科书告诉人们的东西还要丰富。第二就是在诗与文学的发展上提供一个思考。近几年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确实把一些是非界限搞模糊了，把新与旧的观念搞颠倒了。比如，那些躲在“象牙之塔”里歌颂自我的东西，那些看不懂的现代派的玩艺儿，在30年代就有，并不新鲜，可是现在忽然成了最时髦的货色。而真正新兴的无产阶级文艺，倒反而成了旧的，这完全是一种颠倒。这本诗集再一次唤醒我们，诗人必须与人民的命运血肉相连。集中的许多诗篇之所以写得那样真实，那样感人，我看主要是因为多数作者都是生活在下层的普通人，他们有同人民同样的感情。他们甚至用不着体验生活，因为他们就在人民之中。这是一个根本原因。其次，是他们从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接受了影响，事实上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已经站在进步的立场上来观察问题。我看我们的诗歌沿着这样的路线去创作，去发展才是正路。愿杜甫故乡的土地上，诗歌之花开得更绚丽吧！

1990年3月15日

草于北京。

目录

序.....魏 巍 1	元宵夜步..... 21
徐玉诺..... 1	登鼓楼..... 23
谁的哭声? 3	春荒..... 24
于赓虞..... 7	午睡..... 25
初秋..... 9	土的气息..... 26
泰山春夜..... 10	夜巷..... 27
秋景..... 14	午饭..... 28
乐天者..... 14	气..... 30
天堂的门..... 15	雕刻..... 31
时代..... 16	李 蕤..... 33
苏金伞..... 19	易水上..... 35
	人们..... 37

目 录

姚雪垠.....	41	生命的象征.....	63
最后的一面.....	43	呐喊.....	64
沧桑曲.....	50	农夫之歌.....	65
埋怨.....	53	月夜.....	66
迷惘之曲.....	54	不怕脖子粗.....	67
一封旧信.....	54	独登龙亭.....	67
登禹山.....	55	赶上去.....	69
无题.....	56	决死战.....	70
		小河.....	71
郭伯恭.....	57		
前进.....	59	张白虹.....	73
冬的消息.....	60	悼屈原.....	75
黎明之前.....	61	丁香.....	76
不快之感.....	62	理想之光.....	77

目 录

夜街.....	78	春晴的午后.....	94
十四行诗.....	79	古都.....	95
陶 钰.....	81	忆.....	96
易水曲.....	83	凄咽.....	97
20度诞辰.....	84	祈祷.....	98
你.....	85	江湾道上的漫吟.....	99
多谢你.....	86	夜哭.....	100
神秘的笑.....	87	王宜光.....	101
雨.....	88	忏悔.....	103
醉.....	88	紫灰色的梦.....	104
雁子，我问你.....	89	霍槽伐.....	107
王恒星.....	91	鸭绿江前.....	109
深夜歌者.....	93		